

舌尖上的草原

□ 陈德胜

阿尔金山巅的终年积雪折射着圣洁的光芒,祁连山下的西北风裹挟着戈壁沙砾掠过海子草原。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宛如一颗璀璨明珠,镶嵌在群山环抱之中,散发着令人沉醉的独特魅力。这片神奇的土地,不仅拥有“天苍苍,野茫茫”的壮美风光,更孕育出一部浸润着千年游牧智慧的味觉传统。

黎明前的阿克塞草原,静谧得仿佛时间都停滞了。一顶顶毡房在夜色中若隐若现。当第一缕晨光刺破夜幕,晨雾轻柔地掀开毡房的羊毛帘,毡房女主人便踏着沾满露水的草地,开启新一天的幸福生活。她们的双手轻柔而娴熟,在与奶牛的无声对话中,完成每日清晨的第一份劳作。

羊粪在火炉中燃起,跳跃的火苗

欢快地舔舐着茶壶。放入老茯茶,随着茶壶中泉水的沸腾,渐渐煮出浓黑如墨的茶汤。鲜奶注入壶中的瞬间,乳白与墨色激烈碰撞,仿佛一场色彩的狂欢。撒入粗盐,用木勺轻轻搅动,浪花般的奶沫中渐渐泛起层层金浪。最后,一勺酥油倾注而下,琥珀色的油花如绽放的雪莲花,在乳白茶汤中舒展。

捧着陶瓷茶碗轻啜一口,咸香与奶香在舌尖共舞,暖意顺着喉咙蔓延,瞬时包裹了全身,连呼吸都浸染着草原的芬芳。老人们常说,这碗茶沉淀着草原的晨露、月光与星辰,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,更是情感的寄托,承载着无数回忆与故事。

正午时分,骄阳将草原炙烤得热浪翻滚,而毡房里飘出的肉香却似比烈日更炽烈。铸铁大锅中注入

山泉水,加入当地的粗盐,羊肉入锅时,沸腾的水花温柔地包裹住鲜嫩肉块。文火慢炖三小时,时间悄然释放出肉的本味,让每一丝纤维都饱含浓郁鲜香。

揭开锅盖的瞬间,绝美的肉香扑面而来,仿佛要将整个草原都浸染在这诱人的气息之中。肥瘦相间的肉块在乳白色的汤中微微颤动,肌理渗出的油脂在阳光下泛着诱人光泽,宛如晶莹的宝石。牙齿切入肉层的刹那,滚烫的肉汁迸发,丰腴的油脂与紧实的肉质在口腔奏响交响乐。围坐的汉子们撕扯着羊骨,骨节碰撞声与爽朗笑声在草原上空回荡。

夕阳为毡房镀上金边,整个草原沉浸在金色的光辉中。此时的毡房,宛如充满魔法的工坊——毡房女主人

精心调配面粉、鸡蛋、牛奶与泡打粉,揉成柔软的面团,仿佛在雕琢一件艺术品。她们在案板上反复折叠,每一次按压与拉伸,都赋予面团独特的纹理与韧性。

发酵至两倍大的面团,在女主人手中变幻出菱形、圆形,或是编成细密的馓子花纹。面团落入滚烫的油中,奇妙的变化悄然发生——迅速膨胀,随即表面泛起诱人的金黄。刚出锅的包尔萨克撒上芝麻,咬下先是清脆的声响,继而涌出奶香四溢的绵软;馓子纤细酥脆,在齿间化作点点甜蜜;烤馕表面的芝麻粒在炉火中释放出独特香气,掰开时热气裹挟着麦香扑面而来。配上一壶喷香的奶茶,便是草原最惬意的黄昏时光。

在阿克塞,奶制品的世界是草原献给味蕾的瑰丽童话。清晨煮沸静

置的鲜奶,表面凝结的奶皮如凝脂白玉,轻轻揭下还带着温热,入口即化,仿若含住了整个草原的阳光。酸奶疙瘩是时间的杰作,发酵奶块在通风处晾晒成琥珀色,初尝酸冽,越嚼越能品出醇厚乳香。奶皮子浸泡在奶茶中,吸饱汤汁后变得柔软丝滑,每一口都饱含草原的温柔。这些奶制品是人们巧妙地将转瞬即逝的鲜奶,酿成四季长存的美味,传承着一代又一代的智慧与技艺。

夜幕降临,繁星闪烁,歌舞悠扬,篝火在草原燃起,映红了一张张欢快的笑容。肉的油香、奶茶的醇厚、奶制品的醇香,在空气中交织,勾勒出阿克塞独有的味觉轮廓。在这片广袤的草原上,美食不仅是果腹之物,更是文化的传承、情感的纽带,以及对生活的礼赞。

治沙人在沙漠里
把自己站成一树梭梭
一棵
两棵
三棵
.....

后来
站立的人越来越多

再后来
在巴丹吉林沙漠西缘
在金塔的鼎新镇
越来越多的人
把这里站成了风景
绿油油的
一眼望不到边

大地平添了许多盎然春色
苍天看见了
古老的弱水看见了

如今,被驯服的沙砾上
在梭梭树的近旁
长出了一丛一丛的
一种叫作肉苁蓉的植物
那春笋般的苗壮
多像大地伸出的手掌点赞
它让治沙的人
着实眼前一亮
那本就坚定自信的步伐
越发从容了

挖 秋

□ 陈赟平

秋老虎
追着日子跑
日子汗流浃背
妻子跟着汗流浃背

一片湿漉漉的洋芋地里
她把镢头举起来
再使劲挖下去
瞅准埋在地里
熟透的目标
然后刨出来
让目标滚到脚前
带着有湿气的土屑

一个晌午
妻都在弯腰低头
做这一件事情
一镢头下去
再带劲往脚下刨
白皮的 滚圆的
带土的洋芋
就从温软的秋里钻出来
成了她眼里最亮的一颗星

秋 思(外一首)

□ 李玥

满地黄花
凝望的天空云淡风轻
穿越岁月的雁阵
一直在我心底穿行
远处纷沓而至的落叶
已漫过深深铭刻的足印
此刻农人珍藏起殷实的记忆
谷穗似的神情
依然芬芳 凝重

渐凉的风中
我如一只灰色的麻雀
在田野交错的茬痕上
来去走动

过黄土高坡

正午。我看见
一个头戴草帽
满脸沧桑的老人
挥动鞭子
赶着一片白云
徜徉在黄土高坡

一曲信天游,从
他沙哑的喉咙
干裂的唇间吼出
朵朵白云
纷纷竖起耳朵

百花

第3347期

墨韵石林

[中国画]

景小庆 作



一脉清泉绕村流

□ 李新立

塞下秋来,黄沙茫茫。阳关鸟归,鸣声啾啾。沙漠的初秋,不同于别处,唯有一片广漠的寂静,与那片红柳林倔强的绿意。

一场难得的秋雨淅淅沥沥下了大半日,将原本松软的黄沙浸润得格外结实。秋日残留的燥热被洗刷殆尽,我突然想起那片久未踏足的沙山红柳林。于是,穿过戈壁,直奔沙山而去。

走进碱泉子绿洲时,眼前已是一片灌木丛生、路径难辨的景象。整片绿洲郁郁葱葱,芦苇、芨芨草、骆驼刺、黑枸杞、小果白刺、甘草、红柳等沙地植物,在秋雨的滋润下依然生机蓬勃。再往前行,只见沙梁之上的黑枸杞与红柳,生得格外挺拔。它们粗壮的枝干苍劲盘错,俨然超出了寻常灌木的范畴,倒像是沙海中伫立的卫士。

再次立于高坡远望,红柳林依旧如碧波荡漾,依沙山之势高低起伏。每至三伏天,烈日炙烤沙地,热浪蒸腾,沙山红柳毫无惧色,愈发生机勃发;花开花落,热烈而坚韧——这何尝不是生命的奇迹?

沙漠中的红柳,不似江南垂柳之婀娜,亦无北国白杨之高耸,它们只是在艰苦之境中,默默坚守着脚下的沙地。或许正因如此,它的生命才格外动人——那是一种历经风霜的色彩,更是一首不屈不挠的生命赞歌。

依依不舍地离开这片红柳林时,我忍不住回首望去。秋阳之下,红柳依旧幽绿。正是这份绿色,为阳关湿地筑起了一道坚实的生态屏障。

待来到沙山脚下,只见浩浩荡荡的绿色沿着沙坡倾泻而下。

步入红柳林,初见一丛丛、一簇簇的红柳,扎根于流沙之间,枝条如铁,叶片如针,在秋阳下泛出墨绿的

念念不忘的,是康家沟村的那些水。

从灵台县城由东往西沿着公路行走,会被一脉水挡住去路——倒不是公路上有水溢流。这脉水,源于南山的泉眼,汇成经年不息的溪流,自成体系。康家沟村的人们,懂得大自然的馈赠,把这山泉用管道引流,在公路边建成了一处共享水泉。这眼泉水冬不结冰、四季甘冽。

对这脉清流,村民们自是珍爱非常。我顺着小道走进山腰上的几户人家。院子后面,郁郁葱葱的树木摇曳着光影,蝉儿振翅弹奏着时光谣;院前的平台上,菜蔬开花结果,蜂蝶展示着灵动的舞姿。一位大嫂,把刺绣的架子支在院前,五彩缤纷的丝线经灵巧的手指绕动,仿若把花儿草儿蝶儿连同锦瑟华年一同纳入了绣框。除了打来山泉水浇灌院前的二分菜园,更多时候,这位大嫂还用山泉水洗衣

做饭。据她说,康家沟村三山环绕,山山皆有水。

其实,来康家沟的路上,满眼是水,处处有水。我特意到蒲河边看看它到底有多宽、多深。一条硬化路走着走着就成了砂石路,再走着走着就到了铺满石头的河床。河水宽阔,大约百米有余,水纹交错,高高低低,水流不急,能清晰地看到河底泛着波纹的石头。我下到水里,一波一波的水浪冲刷着腿肚,像有鱼撞击,力道柔中带刚。到了康家沟,才知道蒲河把这个村庄环围了起来,也才懂得康家沟村是何其幸运、何等幸福。

不得不叹服于我们祖先的智慧——傍水依山建起了城池与家园。来到康家沟村,令人惊叹于这里的古迹遗存不少,譬如一座老校门和一座老戏台,从旁边立着的牌子可以看出,它们有些年头了,已悄然成为康家沟村的文化符号。村子里建成

了龙泉广场,并于广场中央塑造了一把龙泉壶。壶身呈半倾倒之状,引入的山泉水汨汨流出,哗有声,打在地上的水滴犹如珠玉。

康家沟村,凭借一沟又一沟好水,经过数年耕耘,就有了水浇田里蓬勃向上的玉米连绵成片,有了天然的上等饲料,村里的养牛业迅速壮大,而牛产业又养肥了千亩土地。也正因如此,龙泉广场周边的苗木花卉种植、特色果蔬采摘、餐饮食宿垂钓等旅游产业仿佛一夕间蓬勃兴起。

有一处地方不得不提。从龙泉广场向南,可见一处湖泊,桥廊相接,曲径相接。这里有处“喊水”口,我对着那个喇叭状的筒子喊了一声,霎时间,一股水柱应声从水面冲出,与水柱一起喷涌而出的,仿佛还有来自大地深处的回响,似高昂,又似舒缓——这自然的旋律,无疑是一曲大地的歌唱。